

神聖空間與神聖信仰

——疫情時代宗教的神聖空間

何日生*

摘要：

疫情時代的宗教空間應該是更屬於個人的宗教，屬於心的宗教，而非強調群體依賴，重視物理的聖堂，或神聖的儀式與聖禮。

人自然是屬於群體的，這就是為什麼任何一個新的宗教形成之後，都會有教會或廟堂的成立。因而人類的信仰不可避免地從心靈的信念為依歸，逐漸轉化為對符號、對聖物、對聖禮、對聖殿的依賴；同時地，對群體、對僧侶產生依賴。

不管是基督教義、伊斯蘭教義或是佛教教義，其根本信仰都是訴諸人人的心能平等地與神聖對應。在生活中實踐教義，遠比參與廟堂中的神聖儀式更為根本。神聖在每一個處所，每一個時刻，每一個信徒生命的角落。從內心真誠地信奉神，或清淨自心，比起依賴群體、依賴聖徒，更為重要。

更有甚者，面對苦難的信徒們，不管是疫情或其他生命苦難，尋求廟堂的救贖，不如化作利他行動為苦難付出。苦難就是道場，心就是道場。這是疫情時代的空間省思。

空間的概念不僅僅限於「場所」(Place)，「空間」的另一意涵是「Space」。空間可以理解作為一種場域(Field)，場域之中人與人是

* 慈濟慈善基金會副執行長、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一種連結，是人際與各種價值體系的網絡。疫情時代空間的神性將更重視「場域」而不是「場所」。這使得疫情時代空間的神聖性向時間轉化，向人間（人與人之間）轉化。

關鍵詞：宗教、新冠疫情、空間、場域、自心

Sacred Space and the divinity of Religious Belief: The Sacred Space of Religion amid Pandemics

Her, Rey-sheng*

ABSTRACT:

The sacred space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tends to be individualized and spiritual yet less dependent on the group, neither rely on physical places nor eucharist and ritual.

Nonetheless, the human race always attaches to group life. That's the reason every form of new religion intends to build a church or temple once it has been well established. Accordingly, this results in the tendance of the religious practice toward relying on sacred places, sacred things, eucharist, or sacred temples. Consequentially, practitioners rely on monks and the body of the church.

It does not matter the Christianity, Muslim, or Buddhism; the root of the belief always appeals to equality for every member to achieve and experience divinity.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holiness into daily life seem more important than participating in sacred rituals in church or temple. The sense of sacred resides in every place and every moment of the practitioner. For members of the religion, being holy to God or purifying their mind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relying on a group or sacred places.

Moreover, in facing the affliction of the pandemic or other catastrophes, a practitioner shall not seek a shelter of the sacred shrine but to help the suffered needy. Treat the suffering as the shrine; our mind is the place of the

* Deputy CEO of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and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Religion and Humanities, Buddhist Tzu Chi University

shrine. The inspiration of the pandemic enables us to reflect on the meaning of space and the place of divinity. Space, in comparison to place, conveys an immense definition to accommodate religious practices. Space can be a field where the connection among people shall not limit to places. Field replaces the place; it is an associated network for people to people and meaning to humans. Thus, it concludes that in the amid of the pandemic, the holy experience of religion transcendent from the same place to the same time, from physical space to human connection.

Keywords: Religion, COVID-19 Pandemic, Space, Field, Mind

一、前言：宗教空間與宗教

宗教，提供給人類心靈的不只一套可以歸依的價值體系，也是一完整生命的實踐法則，更是一個可以互相支持甚或依賴的社群歸屬。宗教的儀式、宗教的聚會、宗教的處所，都提供信徒一個心靈歸屬與安住的基礎，這是反映人做為社會性的群體不可或缺的支持系統。信仰，作為人類生命的歸屬，信仰與信仰空間其關係為何？宗教的空間對於宗教信仰是否絕對或者是相對的需求？

在疫情肆虐，人們無法進教堂，無法到寺廟禮拜之際，宗教的神聖空間如何能持續提供人們信仰的神聖性？如果不能，宗教的神聖性來自何方？這是本文著手探討的問題。

二、薩滿教的洞穴

宗教學者埃里亞德（Mircea Eliade）探討薩滿教的信仰中發現，洞穴是古代信仰的神聖空間。¹考古學家在洞穴中出土大量的繪畫、石板、壁雕、圖像，顯現當時的宗教儀式舉行的樣貌，儀式進行就是在洞穴之中。一方面，洞穴很可能是原始人類居住之處，但同時也是宗教儀式舉行之處。除了在洞穴之內發現大量跟儀式有關的飾品，考古學家也發現，一些具備宗教意義的小雕飾品，似乎可以提供原始人類攜帶之用，是隨身的聖殿。²

換言之，神聖性不只在洞穴的空間之中，神聖性是可以移動的，只要附著在神聖之物，神聖性可以無所不在。這提供宗教神聖空間一個

¹ 默西亞·埃里亞德（Mircea Eliade）著，吳靜宜、陳錦書譯，《世界宗教理念史》卷一，台北：商周出版社，2015年6月，頁52。

² 同上註，頁51。

非常具有意義的省思，人類對於空間與神聖性不是絕對的、不可分割的。神聖性可以透過聖物移出洞穴，移出神聖空間。讓信仰者隨時隨地都可以感受到神聖性的臨在。

三、猶太教的聖殿

猶太人最早的聖殿是移動的，摩西帶著近四十萬猶太人長途跋涉在沙漠之中，祭祀上帝是必須的儀式，儀式在會幕中舉行。摩西與他的門徒們沿路帶著「約櫃」，《出埃及記》很詳細地記載會幕的外觀與結構，包括鍍金的金合歡木約櫃。約櫃擺放法本，約櫃有櫃蓋，有金翅膀的基路伯天使；有金盤，擺放聖餅的純金桌子。³神聖的殿堂移動在沙漠中行走四十多年。聖殿不是一個固定的處所，而是隨身供奉的約櫃。

猶太人一直到所羅門王的時代，才把在帳篷中舉行的祭祀，轉而興建了宏偉的猶太聖殿。從此一千多年，猶太祭司在聖殿中舉行祭祀儀式，在聖殿中赦免信徒的罪愆。只有聖殿與祭司能舉行神聖的儀式。

猶太聖殿，在西元七十年，羅馬人摧毀猶太聖殿，只留下一面牆，如今稱為哭牆。西元一世紀，羅馬人摧毀了猶太王國，開始猶太人另一個千年的流放。猶太人失去聖殿，他們的神聖處所何在？回溯摩西時期，摩西在上帝指引下離開埃及，他們在曠野中渡過四十年，幾乎是整個世代都在荒野中度過。猶太人的神聖空間在何處？曠野中。

最初，摩西在燃燒的荊棘中看到耶和華顯聖，上帝派遣摩西去挽救困在埃及為奴隸的四十萬猶太人民。摩西詢問上帝：「我到以色列人那裡，對他們說：『你們的祖宗上帝差派我到你們這裡來。我該怎麼跟他

³ 馬丁·古德曼 (Martin Goodman) 著，羅亞琪、曾宗盛譯，《猶太教四千年 (A History of Judaism)》，台北：麥浩斯出版社，2019年6月，頁77。

們說您是誰呢？」上帝回答他說：『我是我。我是自有永有的。』⁴沒有任何名與形象可以稱我。沒有形象與名相的上帝有需要聖殿住所嗎？聖殿都是給信徒的歸屬，非關上帝所需。全能的上帝造天地萬物，在一切萬物之上，祂需要聖殿嗎？聖殿空間滿足的是信徒的需求，信徒對群體與形象的依賴。

當羅馬滅掉聖殿之後，一大部分的猶太人開始流落近東、中亞、西亞、俄羅斯以及歐洲等地。流亡的猶太人缺少神聖空間的聖殿，他們如何祭祀？祭祀對於猶太人的信仰有絕對的意義。祭祀的舉行由傳統的祭司擔任。只有摩西的哥哥亞倫的後裔能擔任聖殿的祭司。⁵如今聖殿已垮，神聖空間何在？

猶太人的儀式舉行開始產生變化，只要有十個男丁在一起，就能舉行儀式。神聖開始從空間轉化到人，轉化到人的心中。心中有聖殿，聖地就長存。就像西元前七世紀，巴比倫帝國侵佔以色列，猶太人流亡，離開上帝允諾的迦南聖地，巴比倫帝國在西元前六世紀被波斯國所滅，波斯王賽勒斯允許流放巴比倫的猶太人回到迦南，但只有一半的猶太人回去，另一半的猶太人選擇繼續住在自己的居住地，他們認為，心中有聖地，人就在聖地之中。這時的猶太信仰開始內向化、心靈化。對於實體的依賴降低，反而更增進了信仰的力量。

摩西打造過後的猶太人，其實一直是以律令為軸心，而非以組織（亦即王國）或聖殿為核心。摩西在西元前十三世紀重新打造猶太一神的信仰，當約書亞在摩西之後，繼續帶領猶太人，並以武力重返迦南，建立自己的家園。

⁴ 馬丁·古德曼（Martin Goodman）著，羅亞琪、曾宗盛譯，《猶太教四千年（A History of Judaism）》，台北：麥浩斯出版社，2019年6月，頁109。

⁵ 同上註，頁89。

在約書亞往後的數百年間，猶太人一直維持一個宗族，而不是王國。這時的猶太人沒有王國，一直到西元前十一世紀大衛王出現，才出現第一個以色列王國。大衛王的繼任者所羅門王打造猶太人第一座聖殿，這座聖殿在西元七世紀被巴比倫帝國所毀。從歷史以來，猶太人只有二十多個列王，對於他們來說，上帝的律令比王國或國王的治理重要。國王尚且必須遵守律令，在律令之下行使權力。因此，猶太人經過數個世紀的辯論，究竟猶太民族有沒有需要王國？猶太人在西元前五世紀建造第二座聖殿，並由希律王擴增。一直到西元七十年羅馬人毀城為止。

流亡的猶太人沒有國王，沒有流亡政府，沒有聖殿，自然也沒有傳統意義上的祭司，他們依靠來自各階層，信奉律法、詮釋律法的士師。士師是他們的領導，他們的心靈依靠。神聖空間的依靠結束了，依靠著內心對上帝的虔信，依靠律法生活，實踐律法的人格典範。猶太人的信念是，耶路撒冷之外不能建構聖殿。⁶這種內向化的信仰使得猶太人在往後的二千年中，安住在世界各地區。如今一千四百多萬的猶太人，有半數仍居住在世界各地。他們沒有聖地，沒有聖殿，但他們的神聖信仰依然堅定持續著。

猶太人的信仰際遇，讓我們更深刻地思考空間對神聖信仰的意義與價值為何？信仰的神聖終必是回到內心，一切的儀式、一切的空間、一切的外在力量都是假借，都是工具，不是信仰的本質。

四、佛陀的僧團

這一觀點放諸原初佛教更為鮮明。佛教的自證自明，其信仰運作是

⁶ 西蒙·夏瑪（Simon Schama）著，黃福武、黃夢初譯，《猶太人（The Story of Jews）》，新北：聯經出版社，2018年2月，頁48。

否需要一個嚴謹的組織體系或神聖殿堂？

佛陀時代的僧團從空間（Place）的面向言之是鬆散的、流動的、非固定的空間觀，非依附在一定的固定空間中修行。

僧團成員沙門都是自願加入，在佛陀應允之後，一起過著團體與雲遊四方的生活。他們睡樹下，或睡曠野，或睡在富麗堂皇的給孤獨園，他們修行的心始終如是。處在任何處所，心都是如如不動，不為所染。這是佛陀與僧團的修行。

佛陀僧團雖不固著於特定空間，但畢竟僧團行儀與戒律是嚴明的。十律誦、四分律所記載僧團的行住坐臥、日常飲食都有嚴明的戒律。僧團每個月兩次舉行的布薩，以僧侶的具體行為進行討論，最後做成波羅提木叉，是為戒律訂定的基礎。僧團的互動是帶著民主制度形式的羯磨，即今日所說的共識決。僧侶之間，人人平等，互相尊重，互相砥礪，從八正道、四無量心、四攝法，四分律，空間的流動因著戒律的嚴明，佛陀似乎更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和合互敬。對於僧團言之，神聖空間的絕對性，不如人與人之間的重要性。僧團之所在，就是神聖之所在。雖然佛教修行的最終是不依賴任何群體或任何個人，但是在修行的階段，僧團成員彼此的和合與互勉，卻能增益修行的境界。

原初佛陀並沒有要建立一個神聖具體空間的想法，甚至沒有要成立固化組織的想法。比起基督教從彼得開始建立固定形式的教會，在四世紀之後因著羅馬帝國的支持，而建立了龐大的官僚結構，有選舉、有教皇、有神職人員掌握特定的教堂事務。到目前為止，教宗方濟各是第二百二十六位教宗。

佛陀似乎沒有建立如此嚴明官僚組織的想法，佛教也沒有真正的教主或傳人。人人各得其法，人人都能傳法。佛陀希望的是弟子們對「法」與「律」的沉思與遵守。

這也是為什麼在《長阿含經》當中，一次阿難打水回來，看到佛陀很虛弱，阿難心中非常憂鬱，佛陀老邁，如果不久將來入滅了，僧團怎麼辦？阿難幫佛陀擦拭，佛陀身體稍微舒緩之後，就問佛陀：「佛啊，將來您入滅之後，僧團的維繫怎麼辦？誰來繼承？您是否給我們教示？」佛陀回答阿難說：「阿難啊！我的法過去四十多年都公平公開地給了您們，我有什麼保留呢？您們當中有誰認為自己可領導僧團，應該他跟您們說，我不過是一個即將入滅的老人，我要跟您們說什麼？」佛陀接著說：「阿難啊！當自熾燃，勿他熾燃。當自度，勿他度。」⁷

佛陀連僧團的組織化都不是他最關心的議題，遑論建構一個神聖的處所。佛陀唯一的指示是他入滅後，他的舍利子可以供奉在八王各自建造的塔中。見塔如見佛，佛塔是佛陀入滅之後的神聖空間，但不是唯一的神聖空間。一開始的佛塔中不住僧，不住俗。佛陀弟子仍然四處雲遊，大迦葉與優波離向西傳律，阿難、須菩提向東傳法。他們所到之處，就

⁷ 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2：「於後夏安居中，佛身疾生，舉體皆痛，佛自念言：『我今疾生，舉身痛甚，而諸弟子悉皆不在，若取涅槃，則非我宜，今當精勤自力以留壽命。』爾時，世尊於靜室出，坐清涼處。阿難見已，速疾往詣，而白佛言：『今觀尊顏，疾如有損。』阿難又言：『世尊有疾，我心惶懼，憂結荒迷，不識方面，氣息未絕，猶少醒悟。默思：『如來未即滅度，世眼未滅，大法未損，何故今者不有教令於眾弟子乎？』佛告阿難：『眾僧於我有所須耶？若有自言：『我持眾僧，我攝眾僧。』斯人於眾應有教命，如來不言：『我持於眾，我攝於眾。』豈當於眾有教令乎？阿難！我所說法，內外已訖，終不自稱所見通達。吾已老矣，年且八十。譬如故車，方便修治得有所至。吾身亦然，以方便力得少留壽，自力精進，忍此苦痛，不念一切想，入無想定，時，我身安隱，無有惱患。是故，阿難！當自熾燃，熾燃於法，勿他熾燃；當自歸依，歸依於法，勿他歸依。云何自熾燃，熾燃於法，勿他熾燃；當自歸依，歸依於法，勿他歸依？阿難！比丘觀內身精勤無懈，憶念不忘，除世貪憂；觀外身、觀內外身，精勤不懈，憶念不忘，除世貪憂。受、意、法觀，亦復如是。是謂，阿難！自熾燃，熾燃於法，勿他熾燃；當自歸依，歸依於法，勿他歸依。』」（T1, no.1, p.15, a17-b12）

把佛法帶到印度各地，帶到南亞各處。佛法之所在，就是神聖之所在。

佛陀入滅之後，諸王所建之佛塔稱為 **Stupa**，是供奉佛骨舍利的土塚；因此引來信眾前來膜拜。逐漸地，佛塔成為聖地。隨著膜拜人數漸多，佛塔逐漸增高；所以印度的佛塔寺是採縱向的模式建構。從八王各自建立的安奉佛舍利土塚，到阿育王時期將八塔中的七個佛塔，分發到一萬四千個佛塔，讓佛法遍及全印度。到了中國，佛塔的形式逐漸採取儒家與道家的形式，佛像一如孔子與祖先般的供奉在住宅形式的廟宇中。寺廟成了佛教信徒追求神聖性的空間。

禪宗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對於宗教空間也產生另一種省思。即心是佛，似乎回到原始佛教以心為核心的信仰形式，而非以崇高的佛像，繁複的佛典，以及帶著神秘色彩的儀式中，確立神聖性。神聖，在心中；心靈的淨化與提升，慈悲的擴大與昇華，智慧的增長與運用，才是學佛之道。神聖性到了禪宗，不是完全廢止神聖空間。禪堂的素淨，禪院的靜謐，都是人人嚮往的神聖空間。然而，禪宗強調心的啟發，灑掃應對無不是禪。百丈禪師的農禪生活，更把大地萬物都視為神聖的處所。神聖在心的悟見，非在特定的空間。

雖然如此，佛陀並不是全然不重視物質空間的神聖性。《長阿含經》中，阿難面對佛即將滅度，阿難問佛：「佛滅度後，彼不復來，無所瞻對，當如之何？」佛告阿難：「汝勿憂也。諸族姓子常有四念，何等四？一曰，念佛生處，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戀慕心。二曰，念佛初得道處，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戀慕心。三曰，念佛轉輪處，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戀慕心。四曰，念佛般泥處，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戀慕心。」⁸

⁸ 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4，CBETA 2021.Q3, T01, no.1, p.26, a2-9。

佛陀示阿難思念佛的四個處所，這四個處所正是佛教徒的聖地。但是聖地是因為思念佛陀，它們不只是空間的處所（Place），空間處所的背後是佛，是佛與弟子之間所建構的空間。這空間捕捉佛與人間的聯繫，這空間是捕捉時間千年歲月的場域。空間（Space）在這裡是一種連結，連結神聖的佛陀與弟子之間的信仰臍帶；空間也成為凝縮時間的場域，兩千多年的佛如在眼前。因此，神聖「空間」總是帶著神聖「時間」的向度，也帶著與聖人在「人間」的向度。

五、基督的福音

耶穌的求道過程一直是個謎。早期的四部福音書，將耶穌十七歲到三十歲這十三年的光景，完全避而不談。有學者考據說耶穌這十三年在印度。無論如何，耶穌的修道過程不在廟堂之中應是可以肯定。

耶穌對猶太教最大的挑戰來自於他傳遞福音的方式，挑戰了猶太教的權威。猶太祭司在聖殿之中，舉辦儀式，赦免罪人。但耶穌的福音與救贖完全在社會之中，如先前所述，在澡堂、在家裡、在曠野；他是顛覆了神聖空間在殿堂的傳統。其實從猶太教的發展來看，猶太人早先的信仰根本沒有聖殿。聖殿是王權的產物，是第二個王，所羅門王的意志所建造。摩西的神在西奈山，約書亞的神在曠野中，所羅門王與希律王的神在殿堂中，耶穌的神在心中。在三年的傳道之後，耶穌殉道了。他的門徒差點潰散，是耶穌的復活，耶穌的顯聖，在信徒家中，在大伯爾山，讓耶穌的門徒重建信心，繼續傳遞福音。救世主耶穌的神聖對於門徒保羅而言，更是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

神聖空間的非固定化與非地域化，是早期基督教的信仰特徵。一直到彼得建立教會之前，基督信徒的聚會幾乎都是在家中。作為猶太人的基督教使徒彼得、路加等人，仍到猶太殿堂禱告，可是到了晚上他們聚

在門徒家裡一起舉行儀式與祈禱。他們與耶穌連結的心，才是神聖的處所。活在基督裡，是他們最高的神聖處所。

西元四世紀，當君士坦丁大帝承認基督教，結束羅馬帝國對基督徒長達三個世紀的迫害。君士坦丁大帝將基督教教堂建在梵蒂岡，其理由是使徒彼得與保羅都葬在這裡。因此聖伯多祿大教堂事件在使徒彼得的基礎上。耶穌曾把天堂的鑰匙交給彼得，因此開啟了教會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言。梵蒂岡也成了天主教的聖地。

但有趣的是，基督教歷史的轉變特別在親教之後，更傾向保羅，「因信稱義」。神聖在心，不必拘泥於聖地。從保羅到後來的相較發展說明了這種回到心的信仰之趨向。保羅曾作為猶太教士，從壓迫基督徒到皈依耶穌的神奇歷程，其本身仍充滿了神聖性。當保羅前往大馬士革途中，耶穌向他顯聖。

保羅是耶穌最重要的使徒，將福音傳到異邦。保羅在異邦傳福音，他不是興建教堂，而是在不同的信徒住處，將福音傳給信仰者。早期基督教的發軔就在家中，信徒將自己的信仰傳給孩子們，在羅馬禁制基督教的時期，家庭教會是唯一的神聖空間。過去數十年，中國大陸在特殊的宗教政策底下，基督教採取家庭教會的方式，在全中國各地，累積了大量的信徒。這是早期基督教的傳播方式。神聖空間不在一個有修的處所，哪裡有福音，哪裡就是神聖空間。

十六世紀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正是批判教會神職人員的腐敗，將基督信仰從教會手中拿回來，重新回到人的心中。「因信稱義」這是保羅的思想，在新教徒身上重新獲得甦醒。耶穌是直跟上帝禱告，基督的子民也一樣，無需經過教會，直接向上帝禱告，以主耶穌基督的名。只有上帝能救贖人，教會沒有資格救贖人。這是馬丁路德的陳述。回到心靈，非依止在教會或聖堂，心的虔敬即是聖殿，心中有上帝，心就是教

會。馬丁路德把屬於教會的上帝，回歸到屬靈的上帝。

六、阿拉的神聖處所

最初，伊斯蘭的創立者穆罕默德先知是在山之光的山洞裡祈禱，聽到上帝透過加百列先知與他的說話。⁹他剛開始頭痛欲裂，難以接受；後來逐漸地接受這項神啟，成為傳遞阿拉福音的使者。穆罕默德是從家中開始傳遞上帝的福音。

穆斯林因為不立偶像，最初的傳道都是在自家的帳下進行。家也是學堂，穆罕默德要他的信徒學習書寫文字，甚至學習不同國家的語言，以便將真主的訊息傳遞到異邦。穆斯林信仰的核心是五功，不是廟堂。

因此，殿堂對於穆斯林的信仰不是絕對的。更多的信仰是實踐在生活中，在每天的五拜，在對兄弟的佈施。當然向天房朝聖是他們一生的夢想，那是以實瑪利所興建的真主住所。然而這麼遙遠一生一次的朝聖，其意義，更多的激勵是在信徒內心的渴望，而不是真實物理空間的親近。心的歸向，比起聖殿、聖地，對於信徒有更大的激勵。

穆斯林發展出來的蘇菲行者，在早期的發展中，完全不以廟堂為主。他們冥思、靜默、節欲、誦經。以類似雲遊苦行模式傳遞伊斯蘭真主的福音。蘇菲行者認為，第一個蘇菲就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是透過直接的神啟，領悟真主神聖的愛與知識。蘇菲行者刻意繞過組織、機構對信仰可能產生的禁錮，直接以靈性與真主對應，獲得直接的啟示。蘇菲著名的殉教者哈拉吉(西元 860—922)，他的經歷是蘇菲主義的轉捩點。他的名言：「朝聖可以在心中進行，不用去麥加。」¹⁰「我就是真理。」

⁹ 卡蘿·希倫布蘭德(Carole Hillenbrand)，何修瑜譯，《伊斯蘭新史(Islam: A New Historical Introduction)》，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18年，頁40。

¹⁰ 卡蘿·希倫布蘭德(Carole Hillenbrand)，何修瑜譯，《伊斯蘭新史(Islam: A New

如同穆罕默德曾下令將原本天房上飾滿的異教諸神畫像全數拆除。伊斯蘭禁止在禮拜中使用任何圖像，其理由是，一旦信仰者將心思放在代表神祇的象徵符號時，便無法全神貫注與神溝通。¹¹

蘇菲對於穆斯林的擴大有很大的影響。他們雲遊在阿拉伯各地區，甚至進入波斯、埃及、西亞、印度一帶，傳遞真主的訊息與先知穆罕默德的聖訓。穆斯林的哈里發是一個集軍事、政治與宗教的領袖，因伊斯蘭信仰自身的機構化與官僚化非常深入與完整。而蘇菲訴求非機構，非官僚、非政權、非廟堂之純真信仰，活化了伊斯蘭的信仰精神。

信仰，是在與超越的存在直接的對應中感悟，而非通過世間的媒介而獲得。對於穆罕默德而言，內心對神的敬畏與正確行為的實踐，才是宗教信仰的根本。「全世界都是你的清真寺，」穆罕默德說：「無論在何處，只要時間到了，就地禮拜。」¹²

七、信仰與神聖空間

神學家保羅·田立克所言，神聖是一種臨在，從對神聖主，到對聖物的附著，進而放諸於一切生活各領域的神聖化。¹³因此，神聖物，不管是聖禮、聖物、聖殿都只是一種假借、一種工具，最重要的是生活的神

Historical Introduction)》，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18年，頁266。

¹¹ 凱倫·阿姆斯壯 (Karen Armstrong)，王瓊淑譯，《穆罕默德——先知的傳記 (Muhammad: A Biography of the Prophet)》，台北：究竟出版社，2001年，頁381-382。

¹² 卡蘿·希倫布蘭德 (Carole Hillenbrand)，何修瑜譯，《伊斯蘭新史 (Islam: A New Historical Introduction)》，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18年，頁125。

¹³ 保羅·田立克 (Paul Tillich)，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 (Dynamic of Faith)》，台北：桂冠出版社，1994年，頁58。

聖化。這是信仰的本質與信仰的目標。將這理念付諸疫情時代的宗教神聖空間，由於物質空間的隔離，使得信徒必須更依靠內心的信念，更依靠生活中信仰的實踐，而非信仰的聖殿、信仰的教團、信仰的神聖儀式。

在疫情來襲之下，信徒無法進入教堂，無法舉行彌撒，因此，越是強調日常生活實踐的信仰模式，越是靠近內心信念的信仰模式，其承受的挑戰越小。越是依賴大型儀式、聖物、聖殿的信仰模式，在疫情期間，其信仰的挑戰越大。本文推演的信仰模式可以放諸於個人，也可以放諸於教派。信仰的個人越以信念為核心，越是以日常生活實踐為信仰核心，在疫情期間，其信仰的力度越不受影響。相反地，如果信仰的個人越是以大型儀式為依歸，以聖殿為依歸，以教會聚會為依歸，在疫情期間，其信仰的力度受到的影響越大。

從這個理論的推演下，宗教教團如何調整自身信仰的傳統模式，以因應疫情隔離期間信徒信仰持續實踐。穆斯林以生活實踐為核心，以每天五拜，以佈施為核心，依於此的信仰實踐，似乎可以降低疫情隔離對信仰挑戰。猶太信仰，融入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包括安息日的實踐，包括飲食的特殊性，包括祈禱，都不會受到疫情的影響。佛教的禪坐、靜思、讀誦經典，或佈施、慈悲為核心，在疫情期間仍可維持其信仰的實踐。天主教信仰的聖禮與聖餐固然不再能面對面舉行，但是禱告與冥思、讀經仍然可以進行。

各宗教都具備非物質性附著的信仰模式，這些模式不是依賴聖物、聖殿、聖禮為信仰核心，而是以心的信念與生活實踐為核心。疫情到來，宗教的實踐似乎更應回到每一個宗教原初的信仰精神。質樸、心靈、實踐，這三者幾乎是所有宗教原初發展的力量。教會、聖禮、聖殿、聖物都是歷史與因應世俗世界需要的產物。確認這種向原初信仰的回歸，是疫情時代對宗教的反思與返歸。疫情時代或許正是宗教復甦其原初信仰

力量的契機。面對疫情，宗教的另一個挑戰是如何詮釋這場災難。

澳洲大公會教會在新冠疫情期間，在線上舉行彌撒、聖餐，以替代過去信徒在教堂接受神父的親自祝福，吃下聖餅，喝下聖酒，完成彌撒的儀式。不只是澳洲，在美國，在英國及歐洲各地，信徒要求到教堂祈禱，教會面臨要照顧信徒的身？還是信徒的心？

韓國有一兩個大型教派在疫情期間，聚集萬人集會，甚至供餐。¹⁴有些教主甚至宣稱上帝會保護我們，定不受病毒侵害，這種集會事後證實只是擴大病毒的散佈與感染。¹⁵新型態的宗教神聖空間在轉化中。當物理的空間不再是人們唯一的神聖來源，那宗教的神聖性寄託於何處？內在化？個人化？或其他形式？

八、神聖性在人與人之間

相較於在少數基督教派不遵守政策之際，基督教義的慈愛，在疫情中展露無遺。義大利神父在疫情最嚴峻時期仍然進醫院關懷病患，為罹難者祈禱追思，許多神父因此染疫。在印度疫情最嚴峻的時刻，四十多位靈醫會的神父與修女，志願到醫院內部關懷病人。他們抱著視死如歸的心情，展現疫情中上帝的慈愛。¹⁶以行動、以慈愛，賦予苦難疫情無比的意義。似乎比起為疫情的發生尋找理由更具積極性，也讓教會給予信徒

¹⁴ BBC News, 「新天地教會：韓國肺炎疫情爆發背後的神秘宗教派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1894215>, 2020年3月15日。(檢索日期2021年6月1日)

¹⁵ 中央社, 「韓國愛心第一教會爆疫情 當局憂風險比新天地更高」,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2008180355.aspx>, 2020年08月18日。(檢索日期：2021年6月1日)

¹⁶ Yahoo 新聞, <http://tw.news.yahoo.com>, 2021年5月17日。(檢索日期：2021年6月1日)

更大的支持與信心。宗教的空間在疫情期間，就是進入苦難與死亡之地。苦難與死亡之地才是真正的神聖空間，才是真正基督的聖殿。這聖殿是人與人的愛造就出來的。

因此，疫情時代的神聖性，未必在具體的空間，而是人與人之間。證嚴上人表述：「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三間一定要會合起來。」¹⁷ 沒有人與人之間，就沒有神聖空間，也沒有神聖的時間。一切的神聖時間與空間都是人所締造。

因此，神聖性空間向人與人之間的轉化，應是疫情時代的必然現象。人與人之間所創造的膚慰、支持與超越，是疫情時代的特徵。以印度天主教神父為例，神父與修女不顧生命進到醫院關懷，因為慈濟在疫情期間，不斷地提供防疫物資給靈醫會與修女會的神父與修女。因此神父、修女們在進入醫院關懷病患之前，就告訴慈濟支援印度防疫物資的負責人靜恩師姊，他們準備有去無回。

當靜恩師姊報告證嚴上人，上人說：「一個都不能少，要確保他們安全的出來。」因此慈濟在他們進入醫院之前，提供給他們更多的防護衣與安全設備。結果，每一位神父與修女在關懷病患之後都安全健康地走出醫院。這是跨宗教的愛與合作，是人與人之間的支持與關懷所締造的神聖性。

所以筆者以為，宗教神聖性將更向「人與人之間」、向人間轉化，是疫情時代的重要特徵。但是弔詭的是，疫情時代大家無法面對面接觸，人與人之間的神聖與關懷，如何可能拜科技之賜，在疫情期間，通過網路媒體的連線，讓人與人之間的關懷與強化彼此心靈的靜定成為可能。

¹⁷ 證嚴上人，慈濟慈善基金會溫馨分享，日期：2021年6月28日14:30-18:10，地點：靜思精舍上人會客室。

九、宗教神聖性向人間的轉化

如我們先前所述，佛陀帶領的僧團無固定空間，但是僧團的和合是修行的一大關鍵。以波羅提木叉互相砥礪，有過失當眾發露懺悔，讓其他修行人砥礪自己，以斷除欲望，可見佛陀強調的神聖性非在處所，而是人與人之間的護持與惕勵。

在 COVID-19 爆發時，許多公共衛生和社會學家的專業知識預測，人類將進入一個新的常態時代，宣佈線上互動已成為人類的日常生活。

佛教慈濟基金會在疫情期間，幾乎每天都舉行至少一次全球的線上會議，以保持疫情期間社區的凝聚和參與。證嚴上人與全球分支機構的志工一起參加線上聚會。舉例而言，志工們展示他們在環保回收站的活動，並在線上一起分享物資發放的情況。疫情期間，慈濟沒有讓志工在國際間旅行，而是通過在線上活動，加強彼此的互動與關懷。除了發放和進行必要的活動外，留在家中，並保持靜定，是證嚴上人對慈濟人的教導。志工們互相問候、鄰居、朋友和慈濟成員，這加強了人們在疫情中的相互接觸與關懷，他們有效地適應，不依附有形的宗教空間之新常態。

慈濟人鼓勵大家要自愛，要安住，不要出外，不要閒逛或是聚會，因而危及自己和社區朋友的生命安全。慈濟鼓勵每個人都適應新常態，待在家裡，保持冷靜、鍛鍊心靈、彼此關懷。慈濟以此為契機，組織線上讀書會，帶動精神心靈力量，以應對人們不安的心情。他們在線上共同祈禱，互相問候。從 2021 年 5 月中旬台灣疫情爆發之後，靜思精舍每天中午的祈禱與分享，以及下午三點半的「靜思·愛·關懷」從精舍發出的線上直播，師父、資深慈濟人與清修士們，在線上與大家分享靜

思之道，上萬人在線上共修互勉，¹⁸在這個人與人之間型塑彼此內心的神聖性。

台灣的法鼓山開闢線上的「雲端祈福」以及「宅在家英雄」等安心與祈禱課程，¹⁹讓足不出戶的信眾，能夠在線上祈禱、聽課、靜修、打坐，如同在禪堂一般。這是宗教從神聖空間向人與人之間的轉化。在這人類歷史的大災難中，線上的人與人關心與互愛，讓信眾始終保持積極正面的態度。

十、神聖從空間到人與人之間

宗教的神聖性都是在人的內心，在人與人所建構的那種神聖感，這種神聖感其實與處所空間沒有絕對的關係。

佛教慈濟功德會在非洲國家有許多在地的祖魯族志工，他們都是基督徒，但是參與舉辦浴佛。地處簡陋，他們沒有神聖的殿堂，甚至連像樣的房舍來舉辦浴佛儀式都不可得。但是他們把黃土地作為禮敬佛陀的聖地，以線為界作為廟宇的空間，在一片荒蕪的地上莊嚴的浴佛。與慈濟全世界的莊嚴靜思堂相比，他們的純樸讓人耳目一新。證嚴上人如此描述說：

「他們雖然在那一片黃土沙地裡，在繞佛，在朝山，沙地上拜下去，他們都是……，這就是他們的道場，那樣的無相，無為法，他們都做出來了，不用相，不用什麼，他就是虔誠一片心，可以

¹⁸ 慈濟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tzuchi.org.tw>。（檢索日期：2021年8月2日）

¹⁹ 法鼓山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ddm.org.tw>。（檢索日期：2021年8月2日）

無形、無相，可以那樣的虔誠，那樣的修行。而且他們有為法，有為法就是認真做，水災、風災過後，他們馬上動員，這種如規、如矩、如法的發放，也是同樣這樣地恭敬付出，這都是很令人感動。」²⁰

以無相為廟，以付出為堂。不管是捨身照顧病人的天主教印度靈醫會的神父及修女，或佛教慈濟的非洲志工，似乎說明了當代宗教的救贖是在內心，是在對眾生的慈悲利他之實踐。

十一、當私人的家成為神聖空間

西方自十七世紀就開始有家庭的教會，家庭做一個神聖的聚會所，甚至戶外大家集會，一起進行非典型的宗教儀式。家，是信徒們的連結，家，是神聖儀式的處所。²¹這種家庭教會曾經在中國大陸政府進行宗教管理的時期，發揮有力的傳教力量。基督教教會在疫情之際，更強調家庭作為神聖處所，在家中舉辦復活節的聖餐儀式，在家中與牧師或神父一起進行禱告。天主教通過線上，為信徒舉辦彌撒，吃聖餅，喝聖酒。那一刻，家就是神聖的教堂。²²不只是在家中，同樣地與社區的教友，與牧師或神父一起舉行神聖儀式，線上互動可以讓更廣泛的非地區的教

²⁰ 證嚴上人，〈聞法攝受行大乘〉，《人間菩提 6940集》，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kUDuxy5-k>，播出日期：2017/04/12，台北：大愛電視台。（檢索日期2021年6月2日）

²¹ Bagshaw, S., *History, Gazetteer and Directory of Shropshire* (Sheffield: Samuel Harrison 1851).

²² Brian Douglas, “‘Virtual’ Eucharists in a Time of COVID-19 Pandemic: Biblical, Theological and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Journal of Anglican Studies* 18, 2020, pp.129-143.

友與非教友同時參與。²³甚至在全球的格局底下，不同地點的信仰者，都可以一起參與神聖的儀式，淨化自心。

John R. Bryson 等學者在 2020 年 COVID-19 期間研究三十五個英國教會，得出線上 (Televised Virtua) 的宗教儀式活動，強化了教會與信徒，教會與社區，甚至教會與外地區 (Dislocated) 的信徒、訪客，以及社會人士之強連結。²⁴

佛教慈濟花蓮本會所在地靜思精舍是全球慈濟的營運中心，更是慈濟人心中的心靈故鄉。慈濟花蓮本會在每週一的例行會議，原本都是各處室主管參加，但是在疫情開始，證嚴上人擴大全球連線，因此，每次會議的線上連結高達二十多個國家地區，超過五千多條線，估計七到八千人同步在線上，聆聽慈濟在全球的脈動。這在過去幾乎是很難想像的一種全球志業與道業的連結。

教會與廟堂，在疫情期間，從一個信仰的家，到心靈的家，甚至擴及為全球的家，疫情給予宗教組織建構更大的心靈連結與神聖網絡。人與人之間的神聖性，在疫情期間被廣泛地運用與深化。

十二、宗教神聖性向時間的轉化

教會成員在教會所獲得的不只是每週日教會的禮拜，更是參與一個宗教社群，一個宗教社區。這是一個連結，而不是一個固定處所。在疫情期間，這種信仰連結體系，並不會因為空間的阻隔，而失去作用。通過線上的互動，教會仍然保留強烈的信仰連結。

²³ John R. Bryson, Lauren Andres & Andrew Davies, COVID-19 and Virtual Church Services and A New temporary Geography of Home, p.365.

²⁴ John R. Bryson, Lauren Andres & Andrew Davies, COVID-19 and Virtual Church Services and A New temporary Geography of Home, p.365.

在同一時間，信徒與教會同步祈禱，同步彌撒，同步過復活節，所以不是同一空間處所，而是同一時間。²⁵這是信仰的神聖性從空間向時間的轉化。

社會學的鑲嵌理論 (Embeddedness)²⁶，宗教學者運用信仰的理解，說明信仰實踐不只是在一個處所——教會或廟堂，而是一種關係 (Relationship) 的連結，這連結擴及更廣闊的不同處所、不同的人、不同的資源，一起進行活動或一起尋求心靈的支持。²⁷鑲嵌理論也用來理解一位教友與教會、與廟堂的關係，不只是廟堂，而更多是結婚的記憶，喪禮的追思，向神父的告解，以及社區教友們從事公益慈善，連接社會關係，同時締造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²⁸

如同社會學家涂爾幹 (Durkheim) 所指出，宗教信仰者的社會性投入 (Social Immersion) 包含教會成員彼此關係的維繫，在教會的領導下參與各項社會活動，直接或間接地作為社會的公民對整體社會的付出。²⁹Rumsey 的研究指出，宗教空間 (Space) 是不斷地在被界定之中。

²⁵ John R. Bryson, Lauren Andres & Andrew Davies, COVID-19 and Virtual Church Services and A New temporary Geography of Home, p.361.

²⁶ 社會學的鑲嵌理論 (Embeddedness) 認知到經濟行為並非全由理性主導，而是非理性的認知，人際關係，社會約定俗成，價值觀，信仰等，都會影響經濟行為。嵌入 (Embeddedness) 於是作為建構一個特定領域的行為之各種面向與變數。在宗教信仰上亦是如此，宗教性為牽涉的因素十分廣泛而複雜。

²⁷ Hamdouch, A., C. Demaziere & K. Banovac, The Socio-economic Profil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Towns: Insights from European Case Studies.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08, (2017), pp.456-471.

²⁸ John R. Bryson, Lauren Andres & Andrew Davies, COVID-19 and Virtual Church Services and A New temporary Geography of Home, p.363.

²⁹ Durkheim, E.,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一種新型態地、移動地跨世俗處所 (Infrasecular Places)，包括心靈的與世俗的，形成了宗教的「第三空間」(Third Place)。第三空間重新型塑宗教邊界、信仰認同與宗教文化。³⁰線上虛擬儀式創造互為神聖的處所 (Intersacred Space)。Intersacred Space 可意指兩個或多個家庭當共同舉行神聖儀式之際，他們的居所同時互為神聖處所。

布爾迪厄的 (Pierre Bourdieu)「場域」(fields)與「慣習」(habitus)理論，可以做為空間的「互為神聖」(Intersacred Place)與「互為空間」(Infrasecular Places)的理解。

「場域」從Bourdieu的觀點：是指一個社會性的處所 (Social Place)或場域，具備一定的建置，供人們在此活動。「慣習」是指一種行為特徵，包括特定的行為模式，從觀看人的行為、活動形式及思考架構。「慣習」是一個系統，非只是個人慣習，而是一種長期的、特定的行為模式，即產生這行為模式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³¹

「慣習」不是只限於個人，也意指群體的「慣習」。正是群體成員共同的「慣習」，使得成員即便居住在不同的處所，可能執行共同的宗教行為。

「慣習」能連結廣泛的不同「場域」。疫情下的宗教實踐儀式，通過各個家庭與教會、與廟堂，以同樣的行為模式祈禱、聖餐、禮拜、誦經、分享，這是「慣習」聯繫「場域」的一種宗教形式。³²

通過連線，宗教組織的成員在同一時間，不同的地點，共同或同步

³⁰ Rumsey, A., *Parish: An Anglican Theology of Place* (London: SCM, 2017), p.11.

³¹ Bourdieu, P.,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53.

³² John R. Bryson, Lauren Andres & Andrew Davies, COVID-19 and Virtual Church Services and A New temporary Geography of Home, p.365.

參加宗教儀式、禮拜、聽法，或其他的宗教活動。「同一時間」取代了「同一地點」的聚會，是疫情時代空間神聖性向時間的轉化。

在「慣習」與「場域」同時性的前提下，結合傳統的神聖與世俗的處所，在同一時間，同步聖化每一個家庭，及家庭參與的成員。疫情給予宗教信仰更豐富的形式及內涵。

十三、神聖空間作為一種社會場域

從場所（Place）向空間（Space）的轉化，是新冠疫情給予宗教實踐的啟示。

宗教實踐不拘泥於一個處所（Place），而是一個空間（Space）中運作。當我們說 Space Travel（星際旅行），這裡的 Space 是無窮盡的空間、無窮盡的法則與連結場域。因為空間必然包含連結，空間就是網絡，或者說空間就是一種場域（Fields）。以布爾迪厄對社會的理論的說法是社會場域（Social Space）。

信仰，是在社會場域（Social Space）中形成與實踐。場域包含有形與無形的各種社會性的建置，當中有神聖建築物、有文化內涵、有行為模式、有人際情感、有人與信仰對象的關係，有人可資運用的科技等。把「空間」化為「場域」，可以理解在疫情下，甚至在疫情後，人類通過線上活動，一樣可以體驗神聖性的儀式，一樣可以淨化心靈，創造人與人，人與教會／廟堂，人與最高神聖的連結。

空間如果指涉的是特定地點（Place），在疫情期間，神聖地點是流動的，神聖的心之所在即為神聖之所在。如果空間指涉的是 Space，亦即更廣闊的空間中，包含一切的連結，則神聖空間（Space）能涵蓋一切人與人、人與神聖地點、人與時間的範疇。因此，在探討疫情時代的神聖空間之際，宗教團體似乎更應著重於空間（Space）而非地點／處所

(Place)。而這一切連結所創造的社會場域 (Social Space)，是人活動與生存主體的所在與依歸。

十四、神聖性在時空中重新界定

布爾迪厄的慣習與場域，其實都是跨越時間的藩籬。一個教會／廟堂的場域，指的是它特殊的歷史文化與信仰傳承，它的本質是跨越時空的。時間的延展在場域之中，空間與空間的連結也在場域之中。慣習與時俱進而改變，場域也是不斷地被建構與重新界定。疫情之下與疫情之後的宗教場域 (Social Space) 也不斷地在被適應、調整與建構之中。

海德格 (Martine Heidegger) 的《存有與時間》(Beings and Time) 一書中，將存有 (Dasein/Beings) 放在時間的架構下理解。³³海德格認為：「存有並不是存在於既有的過去，『它』衍生到現在，不斷地把現在化成歷史 (Historizes)，存有把未來的一切都依著特定情境 (Situation) 建構『它』(存有) 的形式與內涵。」³⁴

神聖性的空間必定包含神聖時間的向度。而時間的向度只能在心靈中被把握。時間是人無法握住的維度，只有在人的心中能夠駐留。因此，心靈的力量是神聖的中心，這中心把空間、時間和人間 (人與人之間) 都整合在心中。心因著時空環境的變化，有不同的適應、詮釋與創造，是宗教延續神聖性的特徵。

心是神聖的主宰，心是神聖的最後歸向。

³³ Martin Heidegger, *Beings and Time*, Harper Collins, 1962, p.41.

³⁴ 原文：Dasein possesses what is past as a property which is still present-at-hand and which sometimes has after-effects upon it: Dasein “is” its past in the way of its Being, which, to put it roughly “historizes” out of its future on its occasion.

十五、宗教對疾疫的詮釋與回應

基督教會在解釋為何上帝降災的同時，把這個問題又拋回給上帝。正如羅馬尼亞一位東正教的神職學者 PAUL CEZAR HĂRLĂOANU，在政府關閉教會、禁止教會舉行盛典之際，做出一個沉痛的反省。他說，教會的目的不是為信徒，而是為著上帝。³⁵也許這是上帝的懲罰，但是，疫情使我們更加地接近上帝。「我們該關切的不是教會組織，而是基督的道身。（*I think perhaps it is time for us to be just the Body of Christ and not a social organization.*）」³⁶

當信徒因疫情進不去教堂，甚至心急著想進入教堂時，PAUL 神父說：「教會永遠都在，上帝也可以等待（*God can wait*）。只要我們心中有上帝及教會，這已經足夠。」³⁷

PAUL 神父呼籲與勉勵東正教（*Orthodox Church*）的信徒與教會，面對疫情與政府的壓力，即便安住家中，當我們心中信靠上帝，教會與信徒都將通過與上帝的臨近，而得到平安與淨化。PAUL 神父引用使徒保羅的話，基督的武器不是物質，而是心靈。我們的抗爭不是針對血肉之身，而是針對墮落的心靈。（*For we wrestle not against flesh and blood,...but...against spiritual wickedness in high places*）³⁸

³⁵ PAUL CEZAR HRLĂOANU, “The Church during Pandemic Times”, *Romanian Journal of Artistic Creativity*, Volume 8, Issue 4, 2020 p.36--- “When the liturgical service had the purpose of impressing the people, God said ‘Stop!’ It was las if he told us: try to think of Me, and not of you.”

³⁶ PAUL CEZAR HRLĂOANU, “The Church during Pandemic Times”, *Romanian Journal of Artistic Creativity*, Volume 8, Issue 4, 2020, p.34.

³⁷ PAUL CEZAR HRLĂOANU, “The Church during Pandemic Times”, *Romanian Journal of Artistic Creativity*, Volume 8, Issue 4, 2020, p.38.

³⁸ 《新約聖經》《以弗所書》，第六章第十二節，國際經協會，2001年3月第六版。

回歸心的依靠，心中有上帝，心中有教會，心中即有神聖的臨在。面對世紀的大疫情，宗教未必能給得出答案說明災疫發生的原因，但是強調心的信靠，是渡過災疫的良方。

因此證嚴上人就說：「此波疫情，非人能擋。唯有素食。」與眾生結善緣，是疫情防止之道。

佛陀面對疾疫強調從人的行為著手，四攝法之「愛語、利他、同事、佈施」等，以及正念、正思惟、正語、正業、正精進、正見、正定、正命等，都是通過道德理性的實踐以減緩疫情的擴散。

佛陀相較於婆羅門教的神化思想，其教義確以理性主義為依歸。修行的旨趣不在信奉諸神，或神秘法術之學習，而是以八正道、四無量心、四聖諦，以道德實踐做為修行覺悟之道。佛陀並未將瘟疫來臨解釋為人類自身的罪過而遭此厄運，但是面對瘟疫人以慈心相對，即有後福。

十六、從人與人間的神聖性消弭疾疫

佛教僧團的神聖性在於僧團的清淨、和合與恭敬。佛陀對於疫情的應對以「六和敬」與「四攝法」為主要因應之道。其原因之解釋是未知戒，解決之道則是趨向理性的，遵循人與之間道德實踐的法則。《大乘悲分陀利經》第四卷描述：

「疾疫劫時，我當以六和敬、四攝法勸化眾生令住其中，除滅眾生疾疫闇冥乃至滅結。一切娑呵佛土半賢劫中，如是救濟眾生困厄。」³⁹

佛教教義中的「六和敬」之意義為：

³⁹ 失譯，《大乘悲分陀利經》卷4，T3, no.158, p.263, b21-c1。

戒同和敬——以方便善巧同持戒品，而無有乖諍。

見同和敬——以方便善巧同一切知見，而無有乖諍。

行同和敬——以方便善巧同修諸行，而無有乖諍。

身慈和敬——平等大慈以修其身，常與眾生一切樂事，而無有乖諍。

口慈和敬——平等大慈以修其口，常與眾生說一切法，令其得樂，而無有乖諍。

意慈和敬——平等大慈以修其意，常知眾生諸根性欲，與眾生樂，而無有乖諍。⁴⁰

這六和敬原本是僧團生活運作之道。六和敬之於疫情其關聯性為何？

六和敬的第一義就是戒，戒是守紀律，守紀律是疫情得以消弭第一要素。人人守好戒律，戴口罩，勤洗手，做好社交距離，疫情自然消弭。西方有些國家對於是否戴口罩一直爭論不休，殊不知，新冠病毒是透過空氣傳染，如果人人「見同和敬」，不再爭論，以高標準看待，人人戴口罩，總是會對疾病的預防有幫助。行同和敬，疫情起，大家都能不慌張，不搶購，自我隔離，不隨便外出，保持社交安全距離，這是「行同和敬」。

疫情開始之際，醫護人員，以及慈善機構投入醫療與物資提供。沒有畏縮膽怯之人，這是身慈和敬。這次疫情一樣跟人的殺業有關，野生動物身上的病毒，因為人類的口慾殺業，讓原本在野生動物身上的病毒有機會傳染給人類，所以如果人人能茹素，以慈心待眾生，疫情不會如此嚴峻。「口慈和敬」，瘟疫降臨，勿責怪特定族群。所以 WHO 要求全世界不可以地名或國家來命名這次新冠病毒的變異種，而改以 delta、

⁴⁰ 證嚴上人，《菩提心要——淨因三要講述》，2010年1月17日，台北：大愛電視台。（檢索日期2021年6月2日）

alpha、beta 等來命名、一旦以地區或國家來命名病毒，就會造成人與人的極端對立，甚至造成人與人的迫害。因此「口慈和敬」，是面對疫情時的美德。「意慈和敬」，意慈就是利他。

聖嚴法師說：「『利和同均』。如果人人都不再只求自利，能夠考慮到自己的利益就是他人的利益，他人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所以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利益便是互通、相同的。那麼對他人有利，其實也就等於對自己有利，當自己得利時，一定也對他人有利，彼此之間自然就不會發生利害衝突。如果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資源能共有、共享，相處自然和諧。」⁴¹

十七、神聖性在與一切衆生之間

「心就是法，法就在人與人之間。」⁴²除了人與人的和合，心更要與一切眾生和合。我們與眾生同處一空間，一切的因果都是相關聯。在天蓋之下，地載之上，人類為著自己的口欲（不只是為生存），大規模地屠殺其他生命。因此，疫情給予人類最大的警示之一，就是我們與其他生命如何建立一個和合的關係。普林斯頓大學的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建構動物權的理論，是以生命能感知痛苦的能力為基準。動物的神經系統能強烈感受到屠殺的痛苦、哀號、驚恐，與人類完全一樣。「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自古就有如此的惻隱心。動物身上具備的病毒到人體身上傳染，幾乎是人類歷史以來所有瘟疫傳播的共同現象。空

⁴¹ 聖嚴法師，〈大法鼓節目 0851〉，<http://www.youtube.com/channel/UCq2iefWrqW0W6Hic2xA1aDg>。（檢索日期 2021 年 6 月 2 日）

⁴² 證嚴上人，慈濟慈善例行週會，2021 年 08 月 02 日，地點：靜思精舍。（全球連線）

間的神聖性之建立，必須把一切生命都納入考慮。因此，與其他生命的和合共善的關係，是宗教思考當今神聖性空間的另一面向。

佛教強調不殺生、素食，是對動物的保護，也是慈悲心的養成。在疫情期間更是直得人類反思的議題。素食與疫情的直接關聯，學術界做過不少研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近期研究，發現素食者比葷食者感染 COVID-19 轉成重症的比例低了很多。⁴³

佛教慈濟以慈善救濟的理念，在疫情期間幫助了九十三個國家地區，證嚴上人要慈濟人不只是幫助人類的苦難，更要救助一切眾生的苦難。證嚴上人認為不殺、茹素，是當今疫情消弭的關鍵。證嚴上人說：「非素不可，非說不可，非推不可。」希望人人一起減少殺業，減少動物與人的接觸，是消弭預防疫情之道，證嚴上人說：

「我們真正地要敬天愛地。所以這個時候，大時機是這樣，過去師父常常說眾生共業，眾生共業。……全球籠罩在疫情下，無人可擋，非人可以做什麼幫忙。雖然我們也有醫院，現在的醫療很發達、科技很發達，但是苦無方法，真的實在是，這都是全球科技醫療這麼發達，都還是沒有辦法。」⁴⁴

⁴³ 這份研究是由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組成的研究團隊進行，計有六個國家、約 3000 人參與；這群人當中有 568 人確診，重症 138 人、輕症 430 人。經過多元邏輯式迴歸分析法分析之後，研究指出採取植物性飲食的患者轉為重症的風險降低約 73%，而採取海鮮素的患者則降低 59%。根據研究團隊的名詞解釋，植物性飲食並不是完全吃純素，會搭配少量動物性食物；海鮮素的話，主要以海鮮類為飲食攝取重點，但不會食用其他動物肉類。資料來源：早安健康網站，網址：<https://www.edh.tw/article/27831>，2021 年 7 月 23 日。（檢索日期：2021 年 8 月 2 日）

⁴⁴ 證嚴上人，《菩提心要》，2020 年 12 月 05 日，台北：大愛電視台。（檢索日

宗教的理性主義就是表現在「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是宗教免於淪入非理性的關鍵。證嚴上人認為，此波疫情籠罩全球，「無人可擋」。連當今醫療科技這麼發達，也是難以擋住這波疫情的擴散。醫學科學仍感束手無策，或者說無法立即有效地阻斷病毒的擴散與變異。只有人的行為改變，才能有效地遏止病毒的持續擴散。所以證嚴上人向慈濟人呼籲，必須順從天地之理，不殺，戒口欲，以消弭災異。證嚴上人說：

「我們真正地要順天道理，現在的整個氣候，自然法則是這樣，那就是給予人類的一種警訊：大家要向著天空『叫不敢』，那就是要懺悔。也許我們過去懵懂與大家共業，現在應該要反省，現在應該要來個大懺悔。也許大家會認為我沒有錯，有啊，人人天天都是在造殺業。

也許大家認為沒有，我沒有殺。有啊，你口吞食的都是被殺掉的軀體，因為你愛吃，這麼多人愛吃牠，為這種的口欲。所以食物鏈，為了要吃，如放了一條鍊子，動物就是被牽引著。做生意的人，為了營利、圖利，應一般人的口欲，他就是要殺，所以殺了動物，供應給口欲的人。你不吃，他就不殺，放給眾生一種自然生態，讓牠自然生、自然死，跟我們人類平等。我們人類不也都是自然生、自然死嗎？所以眾生平等，佛陀就是對我們這樣的教育。」⁴⁵

佛教的神聖性，落實在與眾生之間都能和諧，能愛護一切眾生，與

期：2021年6月2日)

⁴⁵ 證嚴上人，美國華府分會連線會議，日期：2021年4月28日，地點：靜思精舍上人會客室。

人類一樣平等，讓自然萬物自然生、自然死。這是佛陀慈悲等觀的體現。從理念到實踐，具體的方法就是茹素，非素不可，非推不可。證嚴上人極力呼籲慈濟人及全球茹素、推素，才是長期消弭疾疫之道。

「疫情已經明顯地發生了，這個時候『非說不可、非推不可、非素不可』。慈濟菩薩們，我們要把握這樣的因緣，對自己做起，對自己的家人帶動起，對我們身邊的鄰里、社區，我們一步一步從內往外推，這叫做把握因緣，這就是『大哉教育』。⁴⁶

期待慈濟系統，我們非素不可！一定要推素。大家都很資深，我們大家要心願有志一同，信願行。我們大家是一個宗教的，尤其是佛教，『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何況師父一直說，『人傷我痛，人苦我悲』，不忍眾生苦，所以我們要拔除眾生苦難，這是慈濟最誠懇地願心。」⁴⁷

與眾生平等互愛，是神聖性的最高理想。我們與眾生同處一個時空之中，如前所述，是一個網絡，一個深刻的連結。如同佛陀一再宣說，一切因緣生，一切因緣滅。此生則彼生，此滅則彼滅。我們與眾生相依相待，與眾生的平等圓滿，才是我們心的神聖歸宿。與眾生合一，亦即與萬物合一，在這樣的合一中，神聖性提到至高點。而這至高點與起點都是從——「心」出發。這裡並不意味著個人主義的——心，而是願意與萬物涵融的——心。

⁴⁶ 證嚴上人，臺南疫情期間關懷分享，日期：2021年6月26日，地點：靜思精舍上人會客室，對象：臺南慈誠、委員。（全球連線）

⁴⁷ 證嚴上人，慈濟慈善志策會，日期：2021年2月25日，17：16-17：50，地點：靜思精舍上人會客室。（全球連線）

十八、結語

神聖性從場所 (Place) 轉化到場域 (Space/Field)，在社會場域中 (Social Space)，人與人連結，人與信仰連結，人與組織連結。在世界的場域中，人與萬物連結，神聖性在連結中持續發展著。疫情時代的神聖空間向時間轉化，信徒通過線上連線，讓傳統廟堂聚會的「同一地點」轉化到「同一時間」，線上同步體驗信仰的神聖性，最後更歸結到人與眾生的神聖性連結。這是佛教慈悲等觀的體現，也是基督教所主張的慈愛情懷。

然而這一切的關鍵都在心，心的神聖是這一切神聖性的根本。這裡指的心，非個人主義的心，而是自我覺悟的心。覺悟的心可以不再依賴外物，不再依賴有形的聖物與神聖的空間或組織。正因為覺悟的心是自主的，所以能對「他者」，對「組織」，對「萬物」付出愛和慈悲。疫情下或疫情後的宗教神聖性之省思是——宗教的核心不是有形的聖堂、聖物；不是神聖組織、或神聖體制、甚至不是聖人；宗教的核心是回歸到個人的自主性覺悟、自主性的心靈實踐了神聖性。這當中有清淨，有利他，有慈悲，有智慧。然而對於著重個人化信仰的趨勢中必須闡明——「自主，非自利；個體，非孤立」。

德國宗教社會學家盧克曼 (Luckman, Thomas) 認為，當代神聖社會的基礎既不可能在社會當中，也不可能在國家之中，更不可能在經濟之中找到。它神聖的社會結構之基礎，只可能是處於「私人領域」的「個人自我認同」所建構。⁴⁸

這是盧克曼觀察到經濟市場的結構，使得個人與宗教所提供「套餐

⁴⁸ 托馬斯·盧克曼 (Thomas Luckman) 著，覃方明譯，《無形的宗教 (The Invisible Religion)》，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5。

式的價值機制」正逐漸脫離。個人在宗教場域中變得像經濟場域中的消費者一樣，強調自主的選擇。任何既定的宗教神聖性，都必須由個人在諸多神聖性中選擇自己所需要的。值此，宗教信仰對於個人而言成了消費品。神聖性是他可以在眾多選擇當中找到的慰藉。然而，宗教的神聖性並不是口香糖，可以輕易在超商購買，可以隨意更換牌子。個人如果拒絕宗教「制式神聖性」的灌輸，而想選擇並建構自己的神聖性，他必須在心靈與行為上經歷十足的努力與奮鬥才能獲得。

盧克曼顯然對於既有各宗教組織「套餐式的價值機制」，能帶給「個人神聖性體驗」是抱持悲觀的態度。然而正如原初宗教的精神，都是指向個人內心的覺悟或自我神聖性的體驗。在當代市場化與過度體制化的各種宗教形式中，唯一的路徑還是回到個人，回到內心對生命的深刻體驗。

根本言之，即便個人的自心是神聖的來源，個人仍然屬於社會的。「神聖性屬於個人」這一詞，指的是個人不依賴任何外力，不依賴任何體制中既定的神聖而獲得自我的神聖。我們自己可以是太陽，不必是月亮必須借太陽的光。本文所言回歸內心的神聖，並不意味著離開群體，不是否定廟堂，而是自我秉著內心的神聖，倚著內心的光，去照亮周遭的黑暗。盧克曼看到的是個人的信仰在宗教市場中等同於蠟燭，燃燒完了還要再買。然而本文認為宗教所強調的自心之光應該是「自熾燃」，本自具有的光明。更有甚者，這光明只有在照亮他人，才更能燃起自己的光明。自我的神聖性不只建立在自我內心的信念之上，更建立在對社會利他的實踐之中。

疫情時代的宗教神聖空間的探討，更有利於審視自我真正的信仰，這是屬於心的宗教，而非強調群體依賴，非依靠聖堂，或聖物與聖禮。

人自然是屬於群體的，這就是為什麼在新的宗教形成之後，都會有教會或廟堂的成立。因而人類的信仰不可避免的就從心靈發出的信念，逐漸轉化為對符號、對聖物、對聖禮、對聖殿的依賴。也同時產生對群體、對聖人、對僧侶的依賴。不管是基督教義、伊斯蘭教義或是佛教教義，其根本信仰都是訴諸人人的心能平等地與神聖對應。

基督教的路德宣稱，我們所有信仰基督的人，在基督裡都是教士都是王。佛教強調「自歸依法，自熾然，勿他熾然。自度勿他度。」穆斯林一詞即是「順從神」，而非順從特定的人與物，對於伊斯蘭而言，人對神的敬畏、服從與直接的感應，才是信奉真主之道。雖然如此，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心」，是依止在上帝的「他力」之上，而佛教的心是依止在「自性」、「自心」之中。

然而無論如何，在以寺廟、殿堂為核心的信仰時代，在疫情時代都面臨巨大的挑戰與轉變。回歸到心的虔敬與信念，自身的清淨與奉行，在生活中實踐教義，遠比參與廟堂中的神聖儀式更為根本。

神聖在每一個處所，每一個時刻，每一個信徒生命的角落。從內心真誠地信奉神，或自淨其意，比起依賴群體、依賴聖徒，更為重要。畢竟，攀在樹上的藤，永遠無法長成巨木。任何的聖徒、聖殿只是一種假借的力量，自我心靈的依靠與昇華才是信仰的根本。更有甚者，面對當前苦難的信仰者們，不管是疫情或其他的生命苦難，尋求廟堂的救贖，不如化作利他行動為苦難付出。「苦難就是道場」，「心就是道場」，這正是疫情時代最重要的空間省思。

參考書目

本文引用藏經文獻乃採用中華電子佛典協會，《電子佛典集成》CBETA，版本為 2021 年第 3 季，註釋文獻出處均依照 CBETA 的學術引用格式。

一、藏經

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CBETA 2021.Q3, T1, no.1。

失譯·《大乘悲分陀利經》，CBETA 2021.Q3, T3, no.158。

二、專書

凱倫·阿姆斯壯 (Karen Armstrong)，王瓊淑譯，《穆罕默德——先知的傳記 (Muhammad: A Biography of the Prophet)》，台北：究竟出版社，2001 年。

卡蘿·希倫布蘭德 (Carole Hillenbrand)，何修瑜譯，《伊斯蘭新史 (Islam: A New Historical Introduction)》，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18 年。

西蒙·夏瑪 (Simon Schama) 著，黃福武、黃夢初譯，《猶太人 (The Story of Jews)》，新北：聯經出版社，2018 年 2 月。

馬丁·古德曼 (Martin Goodman) 著，羅亞琪、曾宗盛譯，《猶太教四千年 (A History of Judaism)》，麥浩斯出版社，2019 年 6 月。

默西亞·埃里亞德 (Mircea Eliade) 著，吳靜宜、陳錦書譯，《世界宗教理念史》卷一，台北：商周出版社，2015 年 6 月。

托馬斯·盧克曼 (Thomas Luckman) 著，覃方明譯，《無形的宗教 (The Invisible Religion)》，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年。

保羅·田立克 (Paul Tillich)，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 (Dynamic of

Faith)》，台北：桂冠出版社，1994年。

《新約聖經》，國際經協會，2001年3月第六版。

Bagshaw, S., *History, Gazetteer and Directory of Shropshire*, Sheffield: Samuel Harrison, 1851.

Bourdieu, P.,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Durkheim, E.,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Rumsey, A., *Parish: An Anglican Theology of Place*, London: SCM, 2017.

Martin Heidegger, *Beings and Time*, Harper Collins, 1962.

三、論文

Brian Douglas, “‘Virtual’ Eucharists in a Time of COVID-19 Pandemic: Biblical, Theological and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Journal of Anglican Studies* 18, 2020, pp.129-143.

Hamdouch, A., C. Demaziere & K. Banovac, “The Socio-economic Profil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Towns: Insights from European Case Studies”,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08, 2017, pp.456-471.

John R. Bryson, Lauren Andres & Andrew Davies, COVID-19 and Virtual Church Services and A New temporary Geography of Home.

PAUL CEZAR HRLĂOANU, “The Church during Pandemic Times”, *Romanian Journal of Artistic Creativity*, Volume 8, Issue 4, 2020, pp.34-36.

四、網站

證嚴上人，〈聞法攝受行大乘〉，《人間菩提 6940 集》，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kUDuxy5-k>，播出日期：2017/04/12，台北：大愛電視台。（檢索日期 2021 年 6 月 2 日）

慈濟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tzuchi.org.tw>。（檢索日期：2021 年 8 月 2 日）

法鼓山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ddm.org.tw>。（檢索日期：2021 年 8 月 2 日）

聖嚴法師，〈大法鼓節目 0851〉網址：<http://www.youtube.com/channel/UCq2iefWrqW0W6Hic2xA1aDg>。（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2 日）

早安健康網站，網址：<https://www.edh.tw/article/27831>，2021 年 7 月 23 日。（檢索日期：2021 年 8 月 2 日）

BBC News，「新天地教會：韓國肺炎疫情爆發背後的神秘宗教派別」，網址：<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1894215>，2020 年 3 月 15 日。（檢索日期 2021 年 6 月 1 日）

中央社，「韓國愛心第一教會爆疫情 當局憂風險比新天地更高」，網址：<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2008180355.aspx>，2020 年 08 月 18 日。（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1 日）

Yahoo 新聞，<http://tw.news.yahoo.com>，2021 年 5 月 17 日。（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1 日）

五、其他

證嚴上人，慈濟慈善例行週會，2021 年 08 月 02 日，地點：靜思精舍。（全球連線）

證嚴上人，《菩提心要》，2020年12月05日，台北：大愛電視台。（檢
索日期：2021年6月2日）

證嚴上人，《菩提心要——淨因三要講述》，2010年1月17日，台北：
大愛電視台。（檢索日期 2021年6月2日）

證嚴上人，美國華府分會連線會議，日期：2021年4月28日，地點：
靜思精舍上人會客室。

證嚴上人，臺南疫情期間關懷分享，日期：2021年6月26日，地點：
靜思精舍上人會客室，對象：臺南慈誠、委員。（全球連線）

證嚴上人，慈濟慈善志策會，日期：2021年2月25日，地點：靜思精
舍上人會客室。（全球連線）

證嚴上人，慈濟慈善基金會溫馨分享，日期：2021年6月28日 14:30-18:
10，地點：靜思精舍上人會客室。

（責任編輯：釋心皓）